

青島一中 校友回忆录



续 编

青島一中 80 周年校庆筹备办公室编印

青島一中 校友回忆录

续 编

(谨以此书献给母校八十周年校庆)

青島一中 80 周年校庆筹备办公室

青岛一中丛书编委会

主 任 姜炳毅

副主任 王国利

委 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

尹德安 孙治中 邢桂范 李国光

陈 磊 诸贝贝 曹守梅 崔洪生

崔桂利 曾 艳

《青岛一中校友回忆录》编辑部

主 编 王国利

副主编 崔洪生

编 委 李国光 王 镇 陈芙兰

录 人 张守恕

序

姜炳毅

75周年校庆的欢歌笑语,声犹在耳;80周年校庆的盛举,又临面前。《青岛一中校友回书录》,至今仍拨动着我们的心弦;《青岛一中校友回忆录续编》,又使我们受到新的震颤。

披阅一中历史,我感受到:一中厚实的底蕴、巨大的精神魅力、丰富多彩的人文内涵,一一洋溢在书里书外。

一中风物,活灵活现地展示在回忆录的字里行间,那最具青岛特色的凭海临风的教室,青岛市学校中最巨大的田径场、篮球场、排球场、投掷场,如同校园眼睛似的两湾池塘,可以称得上一望无际的植物园,足以让学生充分动手的各种工场……历史上,一中风物,曾牵动过多少校友的情思;现实中,一中风物,又激励着多少学子的情志。风物长宜放眼量,一中从如此美丽中走来,祝愿她走向更加美好的将来。

一中风骨,铮铮挺立在当代一中人的心目中。建校肇端,前辈校长显示出革命气概,高风亮节;八十年来,一代代教师在一中校园中,显示着大海一样丰博的学识,崂山一样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一届届学子满怀着一国为家实现自我的理想,步入校园,然后又品学兼优并满怀憧憬地走出一中大门,投入到为祖国为人民的时代洪流……一中师生,将大写的“人”字,刻写在一中校园里,刻写在祖国的长空、大地上。这里,曾经会集着齐鲁乃至全国名流;这里,曾经走出名满中华的精英。他们形成了一中特有的气概、风格。一中风骨,一直并将继续熏陶感染着一中后来人。

一中风范,是大校风范、名校风范。这种风范,可以追寻到一

中前辈、学长那指点江山、抒发情志的文章中；也展现在前辈、学长那举手投足一言一颦中。他们在人生、事业的跋涉中，一直有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壮志；他们屡经磨难，竟有闲庭信步的从容大度；他们走过低谷、弯路，总是在追求柳暗花明的境界。正因为如此，一中才能在发展中走向新的辉煌。

我来一中任教十五载，任校长四年，欣逢两次校庆大典，由衷地感受到：一中风物，美哉！一中风骨，壮哉！一中风范，大哉！掩卷沉思，作为一中人，既感到光荣，又深感责任重大。我将不懈地努力，以不负前辈、学长、当代一中人的重托。

向赐稿的前辈、学长、历届校友致敬，致谢！并希望常回母校看望，指点，赐教。

2004年5月8日

（娄炳毅，现任青岛一中校长）

目 录

深切怀念王统照师.....	高中 1928 级	于黑丁(1)
回忆青岛市中二三事.....	高中 1933 级	田济荣(20)
追忆母校.....	高中 1936 级	涂泽吉(23)
在青岛反甄审运动中的市立中学		
.....	初中 1942 届	马绪登(28)
忆青岛市中军乐队.....	高中 1943 届	赵传鼎(44)
绵绵师友情 词二十首.....	高中 1944 届	宋 鲁(47)
纪念王传鼎同志逝世三十周年		
.....	高中 1944 届	宋 鲁(57)
在青岛市中的那段日子.....	高中 1945 届	纪福和(59)
青岛市中时代的一些回忆.....	高中 1946 届	刘思俭(64)
怀念我的母校——青岛市立中学		
.....	高中 1946 届	郑人范(68)
母校“青岛市中”之回顾.....	高中 1946 届	李广仁(71)
维护正义师生心连心.....	高中 1946 届	姜铁容(77)
忆旧.....	高中 1948 届	蔡文恒(79)
回忆我在母校时期的体育生活		
.....	高中 1948 届	宋文坚(81)
中学往事(1945—1948).....	高中 1948 届	匡 馨(87)
青岛市立中学学运情况回忆.....	高中 1949 届	何崇文(93)
重温“赠言”.....	高中 1950 届	臧长谋(97)
词二首	初中 1950 届	王长河(100)
我心目中的李铮老师和“都来唱”合唱团		
.....	初中 1950 届	曲立镇(102)

回忆青岛一中解放初期话剧活动

..... 高中 1951 届 公中午(106)

永远怀念您,我的母校,我的校友们!

——谨以此文奉献给母校 80 周年校庆,并以之告慰亡友

苏牧同学的在天之灵 高中 1951 届 公中午(112)

难忘在母校怀抱中的十八个月

..... 高中 1951 届 李义勇(117)

解放——值得回忆的三年(1948—1951)

..... 高中 1951 届 韩贻仁(120)

我心中的彩虹——忆母校青岛一中和父亲赫保真

..... 高中 1952 届 赫达生(124)

我为母校喝彩 高中 1952 届 尹世午(131)

初中,几件印象深刻的事..... 初中 1952 届 苗作斌(135)

难忘的 1953 年..... 高中 1953 届 郑福裕(142)

回忆我们的高一四班 高中 1953 届 郑福裕(144)

难以割舍的校友情 高中 1953 届 张经纬(147)

浪淘沙 二〇〇二年春节师生返校聚会志感

..... 高中 1953 届 王 耀(150)

“好像”——致母校和同届校友

..... 高中 1953 届 丁尔纲(151)

就读一中时的点滴小事 高中 1953 届 惠鹏思(157)

母校青岛一中铸定我的人生基石

..... 高中 1953 届 迟耀功(161)

窗外的大海 高中 1953 届 丁 照(164)

半个世纪绵绵情 高中 1954 届 许玛新(166)

永在我记忆中的一中剧团 高中 1954 届 许玛新(172)

难忘的高中三年 高中 1954 届 周培莉(179)

礼堂和大板凳 高中 1955 届 赵曰茂(182)

法海寺情结	高中 1955 届	赵曰茂(185)
珍贵的友谊与青春的活力		
——1955 届高三一班同学青岛恳谈会小记		
.....	高中 1955 届	高三·一班(189)
四十五年喜相逢 亲密无间同窗情		
.....	高中 1955 届	高三·一班(192)
话友情 谈人生 夕阳无限好		
.....	高中 1955 届	罗鸿逸(195)
难忘一中情	高中 1955 届	姜 奇(198)
母校培育 恩泽永怀	高中 1955 届	崔自开(202)
难忘的班会	高中 1955 届	孙耀煜(207)
我在青岛一中的时候	高中 1955 届	孙振笃(211)
我曾青岛一中的学生	初中 1955 届	李守容(216)
期待携手重游	高中 1956 届	官本诚(222)
忆一中 盼腾飞	高中 1957 届	路通明(225)
回忆 20 世纪 50 年代青岛一中的课外活动		
.....	高中 1958 届	王广浩(230)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高中 1958 届	赵文林(234)
向母校汇报	高中 1955 届	田兆钟(239)
母校啊,请接受我对您的敬意!		
.....	高中 1959 届	史义诚(242)
语文老师	高中 1959 届	王晓梵(246)
校友聚会,引动回忆	初中 1960 届	牟孝松(252)
一中的“老高中”	高中 1961 届	王延照(257)
我和《跃进报》	高中 1961 届	张维庆(260)
四十一年前班主任杨老师的一封信		
.....	高中 1961 届	张维庆(263)
长相逢 2003 年 9 月 29 日青岛一中高中 1963 届毕业 40 周年		
同学聚会志感	高中 1963 届	杨为琳(265)
青岛一中随想	高中 1963 届	孙吉辉(267)

再回首 暮年与少年的缠绵	高中 1963 届	史纯民(281)
忆我在一中读书时的两位老师	高中 1963 届	董鹤年(287)
回忆在青岛一中的日子	高中 1963 届	刘执玉(291)
母校永远在我心中	高中 1965 届	高淑桂(294)
幽静的庭院 火热的熔炉	初中 1965 届	兰心翠(297)
我当“试验品”	高中 1966 届	郭建华(300)
漫话“老三届”与“一中结”	初中 1966 届	李振铎(304)
回忆母校	高中 1967 届	孙玉明(310)
现代文学史与青岛一中	初中 1967 届	鲁 勇(313)
难忘“一班”	高中 1968 届	李析永(324)
有一种东西叫“怀念”	高中 1971 届	郭琪泰(329)
恋校情结	初中 1972 届	薛建军(333)
我的初中时代	高中 1975 届	王明忠(335)
难忘的学校生活	高中 1976 届	崔 瑾(338)
高中 1980 届“小三班”的特殊情结	高中 1980 届	张永刚(349)
昔人已乘黄鹤去 白云千载空悠悠	高中 1986 届	马 琰(353)
我与我的老师	高中 1992 届	黄 峥(355)
和一中一起走过的日子	高中 1995 届	乔艳冰(359)
母校一中	高中 1995 届	孙海宁(362)
一中为我们打下基础	高中 1995 届	王姝晨 崔 峰(365)
六年岁月 永记心间	高中 1998 届	薛 璐(367)
敬礼! 老师——谨献给母校 80 华诞	高中 1999 届	满 怡(372)
曾是丁香满庭时——回忆在一中求学的日子	高中 2001 届	傅 晓(377)
学校发展沿革年表		(383)

深切怀念王统照师

于黑丁



今年是王统照师 93 岁诞辰,但他离开我们已经 33 年了。

我深切怀念他,绵绵的师生之情久久在牵动着我的心灵。

在我艰难的人生历程中,值得我思忆和回味的事,再也没有比我获机缘认识“五四”时期著名作家王统照先生更令我感情激奋的了!我 1924 年就熟悉他的名字,确切地说,这种熟悉,是指读到他的作品。是他把我引进新文学的天地,而在我心田里深深播下一颗人生理想的种子。这样,我就对他产生了真诚的敬慕之心,后来在青岛市立中学才真的成了他的学生。我每一想起这件事,一方面感到幸运和欣慰,另一方面又叹人间际遇就是在这偶然与必然的交错中形成了种种曲折的经历。

我出生于 1914 年 12 月 27 日,我家是在离青岛不远的一个临近海边的村庄。当年帝国主义炮舰侵占青岛时的隆隆炮声,听起来叫人惊恐不安,人们在无法生活时便纷纷背井离乡,远闯关东,我父亲就是其中一个。1921 年是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第三个年头,我因家庭贫困没有条件进城上学堂,只能在私塾跟一位六十岁的顽固守旧的族兄读了三年四书、五经、诸子、左传和古文。练帖、作文,也是我天天不能缺少的一课。一到晚上,我心情便松弛了,就借着母亲做针线活的暗淡灯光看旧小说。几年的

私塾虽然把我引入古代文学、哲学、历史之门，确实也增长了不少知识，可是这种教育，简直把我禁锢得喘不过气来。有一件令我感到愤慨的事，至今还牢牢记在我心里，这就是“五四”运动带起的一股思潮冲向农村，那些被唤起的农民和妇女正在纷纷议论着要不要剪辫子放足时，我就自觉地握起一把剪刀把自己拖在背后的一条长辫子剪掉了！没想到竟遭到我那族兄的干涉，他把我叫到他的书房狠狠给了我十三手板。我左手托着红肿的右手，脸颊上沁着汗，咬着牙，低着头，一声不吭地跑回家去。从此，我再也不肯进他的私塾大门。

正当我彷徨于入生的十字路口时，我的一位在青岛教会做事的族侄忽然回来了，他名叫于奎高，基督教徒，五十岁了。他听说我不上私塾了，忙来告诉我，他已经辞了职，准备在村上办学堂，要我跟他去上学。他过去在外边教会学校教过书，旧文化底子很深，他不但接受了基督的洗礼，还受过西欧文化思潮和民主思想的熏陶，如今又受“五四”运动的启示，对新文化思潮抱有满腔热情和希望。他把自己东院四间草房腾出来当校舍，又将在外边募捐的几百块现洋和自己积蓄的一部分钱拿出来做办学基金。他把写好的一块“民国学校”大牌子往大门旁一挂，一边招生，一边开学上课了。我报上名，把在私塾学习的情况告诉他，又把随身带来的一大厚本作文簿交给他，意思是要他了解一下我的文化程度。他问我看旧小说没有，我告诉他，我喜欢看旧小说，象《七侠五义》、《西游记》、《石头记》、《三国演义》、《老残游记》我全看过。他看过我的作文，就把我编到高年级。一天下午，他从一摞杂志里特意为我找出几本《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要我带回家去看看发表在上面的王统照先生的几篇新小说。夜阑人静，我悄悄摸进磨房那间漆黑的小屋，点上一盏小油灯，靠着磨盘就聚精会神地连续读完了王统照先生的《沉思》、《春雨之夜》和《湖畔儿语》三篇小说。我仔细回味，有一种新鲜亲切之感，这大概是第一次接触新文学的感受，

愉快而激动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去了。我一直想着我那族侄对我的介绍,说王统照先生是一位主张文学为人生的作家,他遵循着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抨击黑暗,讴歌光明。真实反映社会现实与人生,是王统照先生创作的基本思想。我族侄这简略的概述,对认识和理解王统照师的作品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因为我读过古文和旧小说,也就容易看懂新文学,如有不明白的地方,还可以问问我那位族侄。王统照师的作品反映的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的矛盾冲突。他写的城市题材作品,因为我长期住在乡下不熟悉城市生活,所以理解就困难一点;他的农村题材作品,我一般都能理解。他不论反映城市或农村,都面对黑暗丑恶的社会现实,揭示人生真谛。对所描写的各种人物,有的给予同情,有的给予无情鞭挞。他的《湖畔儿语》,通过涵义深刻的题材,匠心独到的构思和刻画人物性格的艺术手法,生动地烘托出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这篇作品描写的那个不幸的家庭和孤独流浪儿小顺,继母被迫为娼,使这个可怜的孩子流落湖畔度过难熬的黑夜。像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流浪孤儿,在黑暗的旧社会恐怕是普遍的。他这幅深刻反映城市贫民失落幸福人生的悲惨生活画面,是对黑暗社会的有力控诉,给我留下了辛酸和痛惜的沉思!

我在国民学校奋发苦学了三年,弥补了私塾的不足,有幸读到新学各门功课。我又继续读了王统照师的一些作品,如《论冰心的小说〈超人〉和〈疯人笔记〉》、《瞿秋白〈新俄游记〉》、短篇小说《生与死的一行列》、长篇小说《黄昏》和诗集《童心》等。这些作品开阔了我的视野,增长了新的知识,特别从更广阔的文学领域使我受到现实生活和美好艺术的感染,进一步坚定了我热爱新文学的志趣。从此,我也扩大了阅读范围,我族侄又特意把鲁迅先生的《呐喊》借给我读。由于我生长在农村,对鲁迅先生描写的乡村生活和人物有深切的感受。

国民学校毕业后,我在没有条件继续上学的情况下,便向母亲

提出去东北找我父亲。这是1927年的春天。但我一走上旅途，就贸然改变了计划，在路过青岛时停下了。我这不谙世情的行径，固然对旧社会有一种抗拒不满的表现，但这也有意显示自己倔强的性格，在这茫茫人间难道就寻不到一个落脚的处所？这时，王统照师的作品给我的精神力量，就成为我在万般困苦中为人生而奋斗的武器了！我奔走于青岛各条街道，终于在一个建筑工地上找到几个做工的乡亲们，在他们热情的帮助下我谋到一个临时小工，这样我总算有碗饭吃了。一到夜晚，我占工棚一角，围着被子蜷缩着疲惫的身躯，靠着潮湿的砖墙，借着从窗口透进来的路灯的一缕暗暗的灯光，从背包掏出王统照师的长篇《一叶》和鲁迅先生的《呐喊》短篇小说集，眼光陷在书的字里行间。喧闹的市声渐渐沉寂了，大海的涛声仿佛也远远消隐了，周围不约而同地掀起了阵阵浓密的鼾息，似乎在催我入睡。我就是在这样几个不眠之夜把王统照师和鲁迅先生两本书读完了。我深深感到，我的处境越困难，他们的作品对我的鼓舞力量就越大。

我族侄从我的信中知道我留在青岛当小工，他马上回我信，并且附来他写给胶东中学一位朋友的信，详细向他介绍我的情况，并要求他和校长谈谈允许我以同等学力投考初中二年级插班生。结果我被允许了，在暑假考试中竟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但一想到学费，我就感到茫然了！于是，我又给我族侄写信，要他想些办法。他回信说，我母亲答应为我出利息借贷二十五块现洋，而他自己愿意从学校基金中帮我十五块现洋。另外，我趁开学之前每天继续到工地打工，把挣的钱攒起来作为学费和伙食费。

1928年春，我从一个文学刊物上看到一个消息，说王统照师已经离开北京，全家定居青岛。他除从事写作外，还在青岛大学、青岛市立中学和青岛铁路中学任教。这消息给我以极大的鼓舞，本来我对王统照师早就产生了真诚敬慕之心，现在我忽然像被引入幻梦，在我荡漾不定的心湖上对他又升起一个强烈的求教的愿

望！

胶东中学差一年才能毕业。恰好这年暑假青岛市立中学高中部文科一年级招生，没有文凭怎么办？我一想，平常我每门功课都在九十分以上，特别语文，我又读了不少作品，每次作文都得到老师的好评。这样，我为了敬慕王统照师的大名，便决心去冒一次险，我便以同等学力去报考了青岛市中，结果，我侥幸地考取了。现在，我可真成了王统照的学生了！开学那天，我吃过早饭，跑到被丛林环抱的中山公园近旁的学校大门外，心绪不平静地停立在那里。初秋的晨风吹来阵阵舒适的凉意。我迎着阳光普照的诱人的蓝色大海，望着海岸那条伸延而光亮的马路。忽然发现一辆人力车上坐着一个人朝公园这边渐渐逼近了。车上坐着个文人模样的中年男子，他穿了一身半新不旧的藏青色哔叽西装，洗过几水的白衬衣，黑领带，头上戴了一顶灰色旧礼帽，帽沿遮着他那削瘦、纯朴、温厚的面孔。眉宇之间又微微透露出安详深沉的表情。他戴着一副近视镜，给人留下一种严肃而又和蔼的感觉。他从容不迫地把放在膝盖上的一只黑皮包挟在胳膊弯里走下车。我一边走一边思索：也许这就是他吧？这样，我就向他恭恭敬敬地问：“您是王统照老师吧？”他忙止住步，朝我和蔼的笑了笑，点了点头说：“你是那一位？你叫什么名字？”我把早已写好的一张纸条从衣服口袋里掏出来递给他：“老师，这是我的名字，我是文科一年级新考进来的学生。老师，您的大名我早就熟悉了，您的作品我读了不少，我不认识您，早想见您一面。”他高兴地和我握了握手，这时，他脸上忽然像落了一片红云，歉意地说：“对不起，叫你久等了！”“老师，您太客气了。”“你家在市里吗？”他仔细看看我。我摇摇头，说：“不，在乡下。”他笑了笑，又和我握手：“我们课堂再见吧！”

这一瞬间的亲切相晤，开始了我们师生感情的交融。他和蔼的笑貌和温暖的话语一直深深印在我心里。

王统照师教课很受欢迎。一到他上课时，课堂内外，大家都围

着他,有的想请他解答什么问题,有的想瞻仰瞻仰这位作家的风采。有时,别的班上没有要紧的课,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就偷偷溜到课堂后头来旁听。由于他言谈朴实,诚恳待人,同学们没有不喜欢他的。凡是跟他接触过的青年,无不认为他学识丰富,宽厚朴实,是一位对青年关怀备至的长者。他讲话常带点朴素的乡音,听起来亲昵入耳。不论讲古文,或讲新文学,他每讲一课,总是严格要求学生把课文弄懂,要领会好作品的思想内容、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和艺术特点。他对语言很重视,虽然一般不大主张学生死抠字眼,但要懂得语言的运用是文学表现的主要手段。他每讲完一课,总是要问大家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还有什么疑问,然后,他把同学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以回答。我记得在给我们上第一课时,他一边点名,一边把每个学生的名字和面貌仔细记在心里,才慢慢打开教材。这时,同学们也许由于对自己老师怀有一种景仰心理,没等他开讲,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要求他先讲讲自己的作品和怎样参加“五四”运动的经过情况。可是,我没有想到为了这么容易的一件事却把他难住了,他迟疑了半天,在他削瘦纯朴的面颊上立刻露出一种谦虚的表情,笑了笑说:“同学们,我以后准给你们讲,今天我打算先给你们讲讲鲁迅先生的小说。”他可能认为我们会问他为什么要先讲鲁迅呢?但我们并没有这么问他。他接着就对我们解释起来了:鲁迅是我国伟大的作家,他为人爱憎分明,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他写了许多著名的短篇小说和杂文,以他那尖锐辛辣的笔触,向反动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进行英勇的冲击!鲁迅的人品和文品集中表现了他的伟大性格,是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学习的楷模,特别对青年来说,更要学习他这种可贵的精神。王统照师早在北京时就认识鲁迅,且有交往。他这种爱戴的感情,深深感动了我,使我受到很大教育,从而也加深了我对鲁迅先生的无限崇敬。每当我一想起王统照师对鲁迅先生这种谦虚态度,我心头就涌起对

王统照师肃然起敬的情思。他把作家这个庄严称号和人品文品结合为一个整体的楷模，来教育人，我还是第一次得到这样深刻的启示。

不久，在王统照师的关切和扶持下，我们市中几个对文学颇有兴趣又喜欢写作的青年组织了一个文学小组。这个小组成立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王统照师应邀约在下午三点钟就到了学校。他上楼走进我们课堂一望，文学小组的人全到齐了。他有点不好意思，抱歉地笑笑，说：“同学们，我迟到了。”我们几乎同声地说：“不，老师，您来得正好，我们住校，可您还要走这么远的路！”他脸上沁出几粒汗珠，忙掏出手帕擦擦脸，把近视镜往鼻梁上轻轻一推，依然笑笑说：“你们的会怎么开法？谁主持？”我回答：“老师，大家叫我主持，可我不知怎么办好？”“你就说说文学小组的工作怎么办？”王统照师看看我。我说：“今天会的内容，主要听老师讲话，对文学小组的工作提几点指示，然后，我们选两个小组长就散会。”“那么你们先选小组长吧，选完我再讲。”在大家一致意见下选了我一位来自江南的同学担任正副组长。教室响起一掌阵声，显然，这是在请王统照师讲话。王统照师望望大家，转过脸来风趣地对我说：“该组长主持会了。”我一边鼓掌，一边对大家说：“欢迎老师讲话！”王统照师带着兴奋的心情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脸上兴致勃勃，立刻把他有时显露出的一种拘谨全盖了。他虽不像在高谈阔论，但他却纵情不羁地对我们吐露出真情：“我收到一条建议，有的同学提出来把‘文学小组’的名字改一改，但没说怎么改。你们想想有没有更好的名字？”大家都不讲话，忽然有位同学说：“要改，最好体现出我们的思想。”王统照师说：“这很好，体现什么思想呢？这位同学的建议我看可以考虑，不过不要全改，加上两个字行不行？”有位同学问：“老师，两个什么字？”王统照师说：“把文学小组前头加上‘无名’两个字好不好？叫无名文学小组。无名，就不要自高自大，骄傲自满，凡事切记谦虚谨慎，严以律己。”这建议，立刻受到欢迎。

有的同学还解释几句,本来我们就是无名小卒,谁也不是作家,有什么可自高自大、骄傲自满的呢?我表示同意这样改,我理解王统照师之所以提议加上这两个字,就是要从思想作风上来严格要求我们。这一改,我觉得也别致。接着,王统照师给我们讲话,提出五句话的要求:一、要多读书;二、要接近社会和民众;三、要多听各种议论;四、要多学各方面的知识;五、要多练笔写东西,从多练中求进步。最后,他特别嘱咐大家,要经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败的考验。我觉得这一句像警钟,从现在起就要有思想准备。我们非常感激王统照师这丰腴的补养,它必定会更充实我们的人生。我们把他送下楼去,送到大门外,恋恋不舍地站在他身边。远望夕阳早已沉没西山,万家灯火渐渐辉明。我们送走的是他这位体弱志坚的长者,留下的是他那萦绕在我们耳边飘逸不停的切切动人的心声;面迎来的将是阳光灿灿的春天和大海睡醒后放歌般的潮音……

就在我们这无名文学小组成立之后,势如燎原的新文学之火点燃了几个学校。我们无名文学小组很快就和这些伙伴们取得联系,经常交流经验,并且一起组织各种社会活动。在不妨碍上课的前提下,我们在星期日或假期,访问农村、工厂、码头,参观德国留下的兵营炮台,浏览历史文物,搜集民间故事,召开文艺和时事座谈会。这些活动,对扩大视野,增长见识,提高文化素质都是有补益的。实际上,这些活动是为建立跨学校的文学社团在积极铺垫路基,也是为扩大文学队伍在加紧锻炼力量。王统照师主动地给我们介绍书看,还愿意介绍我们认识《青岛民报》社的编辑。这样,我们无名文学小组就陆续有人给报社文艺副刊投稿。我们面向社会,经常把报刊上选出来的简单易懂的作品和我们自己写的东西拿到工厂和农村读给工人和农民听,想试试能不能在他们思想上起到点作用?我们这一株一株充满勃勃生机的幼苗,能在这块土地上生存,这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与“五四”新思想唤起人们的沉